

7

“国家元首”头衔再次套在毛泽东头上



《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顾保孜 撰文
杜修贤 摄影

本书客观描绘了毛泽东最后七年的风雨历程,再现了1970年到1976年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和国事风云,讲述了林彪事件前后我国内政外交重大事件的起因、发展与结局,也曲折反映了毛泽东个人晚年的思想轨迹。

林彪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讲话中继续坚持“天才论”,坚持设国家主席。他是党的副主席身份讲话,传达的却是个人意见。

他说:“这次宪法修改草案,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用宪法的形式把这些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很好!可以说是宪法的灵魂。是三十条中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一条。”“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他又着重地强调:“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

林彪的讲话,既没有谈国内外形势,也没有涉及其他新的问题,翻来覆去就是吹捧,明明白白地把“国家元首”这个毛泽东坚决推卸的头衔再次套在了毛泽东头上。这一个半小时的讲话,虽然赢得了台下热烈的掌声,但大家看到坐在台上的毛主席越来越不耐烦,

明显地表现出不高兴。周恩来、康生也表现出着急的神态。陈伯达则听得很认真。

林彪讲完后,毛主席对周恩来、康生说:“你们讲吧!”语气中流露出喜悦的情绪。

周恩来见状回答:“计划问题有本子,材料都有,我就不讲了。”已近烦躁的毛泽东立即宣布:“今天开到这里为止嘛,大家去讨论,今天散会。”

后来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回忆道:“林彪来说不讲话,临时他说有几句要讲。下了会场,主席就很不高兴。吃饭的时间一推再推,饭菜一热再热。再让他吃,他就发脾气。去开会,他本来很高兴,以为可以休息一下。没想到第一天开会就不顺。”

对于林彪一伙有备而来,很多与会人员没有察觉,都认为这就是中央的安排。

显然,林彪一伙将全会当做最后一次“拼搏”的机会,为配合这次行动,陈伯达、叶群上庐山后,他们临时组织了一些语录编成《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分发给团伙中的人。

当天晚上,政治局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纲要会议上,吴法宪提议要全会第二天再听林彪讲话的录音,学习林彪的讲话。政治局委员多数表示同意,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遵照这个意图,通过了这样的安排。

8月24日,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按事先商定的口径,引用同样的语录分别在华北组、西南组、中南组、西北组发言,共同点是坚持“天才论”,提议设国家主席,要毛泽东任国家主席。许多人不明真相,但出于对中央的信任和毛泽东的崇拜,纷纷赞同由毛泽东任国家主席。陈伯达等人的发言同时影射了张春桥一伙诋毁毛泽东的行径。

陈伯达在当天下午的会上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他大讲了一番“天才论”,闪烁其词地说,“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主席

思想。”“这样的人要否定(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要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之后,有的人竟然怀疑文化大革命,不是想搞历史的翻案。我就提出这个问题。”“我看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材。要赶快觉醒起来,阶级斗争的规律,不是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他还手舞足蹈地比划说:“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得跳起来了。”

陈伯达的这个讲话很有煽动性。25日上午,各组继续讨论。反映华北组讨论情况的全会第六号简报也发到各组。简报上写有这样的话:大家“认为林副主席的讲话,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还说:大家听了陈伯达等发言后,“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修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斗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你姐姐的样子和我小时候真像

小达站在门外几步远的地方,细细地看了新楼几眼,才拉着女人走上了台阶。

“县城的房子,也只能是这个格局了。”小达轻轻地对女人说。

门没关,小达轻轻一推就进去了。屋里黑蒙蒙的,只有靠窗的那面墙上,点着一盏半明不暗的灯。灯影里有一个身材开始丰盈起来的女人,正背对着他们伏在桌子上裁剪衣服。女人剪得很是投入,整个上半身像一块柔软的面团一样粘在了桌面上。

小达叫了一声“妈”,女人吃了一惊,手里的剪刀咣啷一声掉在了地上。

“妈,这是我说的阿雅,在中山大学教书的。”

李元妮慢慢地抬起身来,发现门口有一团红色的云雾正在慢慢地朝她飘移过来。她取下老花镜,目光渐渐地适应了灯影无法涉及的黑暗。她看见了一双点漆一样深黑的眼眸。

红云漫过来,停在了桌子旁边。桌上摊的是一套黑色绫缎面料的衣服,中式的,对襟立领,前襟上缝着一对一对的盘花布扣。

“做工真细呢。这里的人,时兴这个样式吗?”那个叫阿雅的女人问。

阿雅的声音细细的,句尾微微地扬起,仿佛带着一丝被骤然切断的惊奇。灯光下李元妮终于彻底地看清了这个女人,她只觉得这个女人似乎和她想象中的教书先生相去甚远。这个女人使她想起了自己尚未来得及全部开放就僵在了枝头上的青春岁月,她的心情就有些复杂起来。她顿了一下,冷冷地说是个活人都不喜欢这个样式,所以它只能是寿衣。

阿雅有些尴尬。小达把阿雅推到李元妮面前,指着李元妮说:“这就是我妈,也是你妈。你可以对我不好,你绝对不能对我妈不好。我妈是一指头一指头地把我从土里刨出来的,地震那年。”

阿雅拉起李元妮的手,摊开来细细地察看。手掌很薄,沾了一层黏黏的面粉。掌纹如瓷器上的裂痕,细致而凌乱地爬满了一掌。食指和中指上少了半截指甲,裸露出来的那团肉是青黑硬实的,仿佛沾满了泥土。阿雅用自己的手指抠了一抠,却什么也抠不下去。

“妈,要不,你也找一个。一个人过日子,冷清呢。”小达迟迟疑疑地说。

李元妮笑了。李元妮笑起来的时候,依旧叽叽咕咕的,像下着蛋的小母鸡。“你满大街找一找,有一个像人样的不?找回来拴圈里还成,能给你当后爹吗?”

小达也笑了,心想这么些年了,母亲那尖利的舌头也没磨平一些。

“你要真想着我,将来生了孩子就放在这儿给我养。”李元妮叹了一口气,说。

那夜是个大月亮夜。月色酥酥地照着,屋里的一切都有了湿润的毛边。阿雅的睡意浅浅地漂浮在意识的最表层,始终没能实实在在地沉下去。半夜的时候,阿雅彻底地醒了,睁着眼睛,看着墙上那两张镶着黑框的放大照片。照片里的人隔着二十年的距离和她遥遥相望,她隐隐听见了她的目光和他们的在空中撞响。

“你姐姐的样子和我小时候真像呢。”阿雅忍不住推醒了小达。

“姐,哦,我姐。”小达迷迷糊糊地回应着。

1999年6月19日 多伦多

这里是多伦多乱线团一样缠绕不清的闹市街区里最中心的一个地带,也是伊顿大商场的所在地。今天是周六,人流比以往来得晚。当太阳开始在人行道下投下稀疏的树影时,街市的颜色和声响才渐渐开始丰富起来。

杨阳在一个画家的摊子边上放下了自己的行囊。画家的生意还没有开始,画家只是在埋头整理自己的画具。

“我现在知道了,小达是从哪里学会吃苦的。”阿雅说。

李元妮觉得心里有一堵墙,正在一砖一瓦地倒塌,有一线水迹正蜿蜒地爬过废墟,在干涸龟裂的地上流过,发出嗤嗤的声响。她转过头去,狠命地吞下了喉咙口那团堆积起来的柔软。

“吃了吗,你们?”她清了清嗓子,问他们。

那晚阿雅累了,早早地回屋睡去了。小达却在堂屋里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母亲说着话。

“妈,要不,你也找一个。一个人过日子,冷清呢。”小达迟迟疑疑地说。

李元妮笑了。李元妮笑起来的时候,依旧叽叽咕咕的,像下着蛋的小母鸡。“你满大街找一找,有一个像人样的不?找回来拴圈里还成,能给你当后爹吗?”

小达也笑了,心想这么些年了,母亲那尖利的舌头也没磨平一些。

“你要真想着我,将来生了孩子就放在这儿给我养。”李元妮叹了一口气,说。

那夜是个大月亮夜。月色酥酥地照着,屋里的一切都有了湿润的毛边。阿雅的睡意浅浅地漂浮在意识的最表层,始终没能实实在在地沉下去。半夜的时候,阿雅彻底地醒了,睁着眼睛,看着墙上那两张镶着黑框的放大照片。照片里的人隔着二十年的距离和她遥遥相望,她隐隐听见了她的目光和他们的在空中撞响。

“你姐姐的样子和我小时候真像呢。”阿雅忍不住推醒了小达。

“姐,哦,我姐。”小达迷迷糊糊地回应着。

1999年6月19日 多伦多

这里是多伦多乱线团一样缠绕不清的闹市街区里最中心的一个地带,也是伊顿大商场的所在地。今天是周六,人流比以往来得晚。当太阳开始在人行道下投下稀疏的树影时,街市的颜色和声响才渐渐开始丰富起来。

杨阳在一个画家的摊子边上放下了自己的行囊。画家的生意还没有开始,画家只是在埋头整理自己的画具。

22



《余震》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作者:张翎

作为冯小刚新片《唐山大地震》的原著小说——《余震》与电影同期上市,为更好地解读这部电影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小说《余震》被业内认为是“至今写地震写得最好的小说”,曾经多次获得过国内各种小说奖。

候要买大桶的爆米花啦,要买包厢票啊,最好手里再捧着热乎乎的汉堡包啊,听得吕森直流口水。

“你这是要去看电影还是要去野餐?”吕森知道汪露露好久没有享受这样的生活了,可听这个丫头所说的一切,除了爆米花和水可以成为现实以外,别的几乎都不可能。时间很重要,一定要合理分配,“具体什么时间演还不知道呢,不要太期待了,搞不好我们要先买年货后看电影。”

“讨厌。”汪露露满心期待着,可吕森总会时不时地打消自己的积极性。要知道,这场电影可是汪露露盼了两年才等到的。“买年货算什么啊?大不了我们晚些回家嘛。最担心的是电影看到一半,老妈打电话过来说霖霖找我,那是最惨的。”说完这句话汪露露立刻捂住嘴,然后“呸呸呸”了三次,“就当我说。”

有些事情就当没说是不可行的。当吕森买到电影票,小两口兴高采烈地准备看电影的时候,“嗡、嗡、嗡……”电话的蜂鸣声震得汪露露大腿发麻。

25 和女人没理可讲



《孩奴:新妈上岗记》

◆出版社: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作者:林琳

孩子究竟是爱情结晶,还是一台“金钱粉碎机”、婚后家庭纠纷的导火索?《孩奴》中,当80后小夫妻汪露露和吕森在婚后第二年迫不及待地要了孩子以后,才发现原来理想是一回事,现实又是另一回事……

都说孩子的到来会改变一个家庭的生活状态,要么向好的方向发展,要么向坏的方向发展。汪露露认为这句话还得再加上一句,那就是,孩子的到来还会改变一个人的工作状态。

“官人,我想儿子。”汪露露在QQ上骚扰吕森。

“上班第一天,正常。过几天就好了。一会儿就下班了吧?”吕森的头像一闪一闪。

“只能提前半个小时走,还要等呢。我没精力工作了,现在就想撤退。”汪露露满脑子的孩子张嘴巴。

“等你?别逗了。除非我改嫁,不然这种日子肯定没指望。”汪露露扔出去一颗炸弹。

“做梦吧。现在你不值银子了,生过孩子的女人还想码码标价?你就跟着我吧,大爷能保证你过荣华富贵的生活,但可以让你吃香的喝辣的,绝对不让你受苦就是了。”吕森献上一朵开败的玫瑰花。

“禽兽,你就是个禽兽。孩子我给你生了,你现在觉得我是残花败柳了是不?吃香的喝辣的?二锅头就花生米吧?瞧你那出息,瞧你那追求!不和你斗了,工作,别影响我思路。”汪露露举起菜刀。

“和女人没理可讲。明明是你先骚扰我的,现在倒反咬我一口。行,您老工作吧。多干点,给儿子存钱娶媳妇。”吕森笑嘻嘻地关掉窗口。

汪露露崩溃了,从现在开始除了带孩子上学以外,还要给他存钱买房买车娶媳妇。这都是债啊。什么时候能是个头啊?要

是把这些任务都完成了,估计早就老掉了牙,那个时候还美什么美啊。想到这里,她想哭,这辈子算搭进去了。

好不容易熬到下班的时间,汪露露抓起皮包往外冲。有了中午的经验,她恨不得再提前一点儿离开,怎么着也得错过晚高峰吧。

年的味道越来越浓。夜里,汪露露总会听到一些零星的鞭炮声,虽然正日子还没到来,不过想提前过瘾的人仍然不在少数。

汪露露得到汪明才的批准,周末可以和吕森采购年货。

憋得太久的人盼望逛街和采购不亚于盼过年。

终于熬到了周末,汪露露恨不得早早地拉着吕森冲出去,其实买年货只是一个引子,她还想去看电影。

为了节省时间,出了门的汪露露挥手就招出租车。吕森特无奈,却又不能拒绝。车都停了,哪有什么人开走的道理。

一路上汪露露的小嘴吧嗒吧嗒不停地讲着,什么看电影的时